

機構安置少年參與兒童權利公約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之經驗

黃慈忻・何素秋

壹、前言

台灣自 2014 年以國內法化的方式執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家扶基金會除了一開始與其他兒少福利組織共同倡議立法，完成法規建置後，我們也持續思考，如何讓兒童權利公約更確實應用在直接服務上？如何讓立法的實質效益有更深遠的影響？如何讓「終止暴力和歧視」不只是口號，而是令人有所盼望的進程？回歸到兒童權利公約關切的核心主體—18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到底什麼是我們做為負責任且在乎孩子權益的大人們應該要做的事？

根據 2014 年 10 月 16 日由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所發表的「兒童參與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審查之工作方法」(Working method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reporting proces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特別關注處在邊緣情境的兒少，如難民、面臨戰爭的兒少、安置機構兒少、司法矯治少年等。從事兒童保護工作多年的我們也發現，經歷

童年創傷 (childhood trauma)，例如遭受虐待、疏忽、曝露在戰爭或家庭與社區暴力等的孩子，往往需要最多關注，但也因為缺乏合適的表達管道和機會而最常被忽略。再者，當前台灣的社會氛圍，當暴力發生在「可憐的嬰幼兒」，孩子脆弱的形象容易激發我們的惻隱之心和正義凜然；然而，當暴力展現來自或發生在「可惡的青少年」時，即使是專業工作者有時也視而不見孩子用暴戾之氣和殘酷冷漠所偽裝的絕望無助和自我封閉。

特別是在機構安置的孩子，在目前台灣兒童保護的發展脈絡，這群孩子對家的概念和定義幾乎是破碎或殘缺，他們的受照顧和成長經驗往往經歷多次斷裂和波折，許多時候前次的創傷根本還沒復原，新的創傷事件又再度發生，使得孩子隨時都處在一種「求生存」的備戰狀態，對於成人的關懷具有極端回應並不意外，也經常被錯誤解讀為「不知好歹」；經常性的轉換學習和生活環境，社交障礙或人際互動困難對這些孩子也不陌生。然而，這些

孩子在現有制度下往往面臨了年滿 18 歲就必須離開機構獨立生活—包含經濟和情感上的全面自立，這對許多傷痕累累的孩子更是一大挑戰，往往離開機構沒多久，生活的種種壓力和焦慮最終使人陷入在社會邊緣日復一日的苟延殘喘。

美國的統計資料顯示，每年有超過 40 萬名兒少進入安置系統，從 2011 年由兒童局開始進行的青少年安置追蹤調查（National Youth in Transition Database, 2016）則發現，截至 21 歲時，具有安置經驗的青少年仍有超過三成未能取得基本的高中學歷；僅有 5% 取得職業相關證書或執照、3% 具有專科或學士以上學歷；將近 1/4 則處於未升學也未就業的狀態。從 17 歲開始定期兩年追蹤受訪的青少年中，到 21 歲時有 43% 表示離開安置系統後曾成為遊民（homeless）、32% 已育有至少一名子女，而這些已經為人父母的青少年中，僅有 9% 在孩子出生的時候具有婚姻關係。調查也顯示，10% 的 21 歲受訪者在過去兩年內曾接受物質成癮的評估或諮商、20% 曾進出過監獄。雖然台灣目前尚無數據探討上述現象的普及性和發生率，但對保護性社工而言，離開安置系統的孩子成為遊民或進入幫派以及剝削性甚高的行業討生活也非罕例。他國經驗實則提醒，安置的孩子絕對需要我們花費更多心力去保障基本生存和發展權，才不會讓他們被排除在兒童權利公約的保護網。

綜上，當家扶基金會獲得社家署補助非政府組織協助兒少完成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之「兒少報告」以及參加與國際審查委員對話的「兒少會議」，

我們便希望能夠培力機構安置兒少對於兒童權利公約的意識，從基本人權教育著手，以練習述說自己的故事和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想法開始，讓服務供給和使用者皆有機會重新思考「權利」和「需求」之間的關聯性。我們期待，提供一個能夠暢所欲言的環境，讓被安置的孩子感受到被保護的安全感，而非被限制的壓迫感，透過「發聲」體會自己做為「人」的價值和重要性。同時，我們也希望創新的工作思維提供安置服務的一線社工，一個完整了解孩子成長脈絡與社會經驗的機會，在理論學習和實務操作之間更自在從容地療癒孩子的創傷並關照其全面的身心健全，而非只是讓自己陷入無限惡性循環的行為矯正和規訓的窠臼與挫折感。

貳、從人權教育開始的兒少培力工作坊

我們執行計畫的核心概念為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和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分別呼應了兒童權利公約所強調的「無差別保障」和「個別化處遇」。前者即是公約第 2 條所彰顯的兩個要件：

- 一、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 二、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兒童

得到保護，免於因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行為、意見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到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

換言之，每個孩子不論先天或後天的差別，皆受到兒童權利公約平等的保障，而且國家必須努力以法制的建立消弭歧視，同時促進對多元族群的尊重、瞭解、欣賞與接納。

發展創傷知情的個別化處遇則是來自於兒童權利公約對於替代性照顧（alternative care）的指引。公約第 20 條明訂：

- 一、針對暫時或永久剝奪其家庭環境之兒童，或因顧及其最佳利益無法使其繼續留在家庭環境時，締約國應給予特別之保護與協助。
- 二、締約國應依其國家法律確保該等兒童獲得其他替代方式之照顧。
- 三、此等照顧包括安排寄養、依伊斯蘭法之監護、收養或於必要時安置其於適當之照顧機構中。當考量處理方式時，應考量有必要使兒童之養育具有持續性，並考量兒童之種族、宗教、文化與語言背景，予以妥適處理。

聯合國大會於 2009 年兒童權利公約屆滿 20 年之際通過「替代性照顧指引守則」（Guidelines for the Alternative Care of Children），並於 2010 年進行技術性修正。該守則第 23 條即明確指出，國家在發展替代性照顧的策略時，應當以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為核心要件，國家在建立各項替代性照顧品質的標準時，應當以個別化和小團體照顧為發展

重點。歐盟報告（Costa & Giralaldi, 2014）也指出，即便國家以機構方式安置兒童，仍須發展個別化及以需求導向（needs-tailored）的服務原則，確實協助兒少參與和融合於社區。

發展個別化處遇的前提，我們必須先意識到安置機構的孩子普遍經歷或大或小的創傷，這些創傷都對其身心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唯有正視孩子過去創傷如何造就其現在的狀態，我們才可能釐清未來協助孩子的方向。美國物質濫用與精神健康服務管理局（SAMHSA, 2017）指出，創傷知情的取向在於機構或方案能夠：

- （1）瞭解創傷的廣泛影響並清楚可能的復原歷程（2）確認案主與系統工作時所展現的創傷跡象與症狀（3）以整合性的知識與態度回應案主所展現的創傷，包括了牽涉機構與方案運作的政策、流程與實務細節（4）積極地避免系統性的二度創傷。營造創傷知情的必備核心原則包含了：
- （1）安全感（2）信任感與透明化（3）同儕支持（4）合作與歸屬（5）充權、發聲與選擇（6）歷史、文化與性別的考量。

確認從「多元文化」和「創傷知情」出發的青少年工作方法後，我們蒐集了不同國家的兒少團體工作方法，試圖在做與學中開創符合本土脈絡的兒童權利公約實務應用。從 2017 年 1 月開始，我們邀請了本會所屬遍布全台包含離島的七個安置機構兒少參與本項計畫，並以團體為主要的運作方式，視兒少需求搭配個別會談。安置對象的年齡分布從小學 1 年級到即將上大學，安置原因包含了由各縣市社會局或家防中心轉介的兒保個案，以及從法院

轉介的司法轉向個案。我們請機構協助轉知安置兒少「兒童權利公約兒少培力工作坊」的訊息，並視成員投入和反應情況搭配進行不同教案。

在所有教案中，引發安置少年熱烈迴響的為參考愛爾蘭兒童監察使辦公室（Ombudsman for Children's Office）為提升兒少對兒童權利公約意識所設計「權益每一天」（rights through the day），範例如下表。這個活動目的在於引導孩子從自己的一日生活，思考日常大小事所需要

的各項要件，特別是許多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權益」，可能是別的國家或其他族群孩子「無法想像的奢望」，羅列各項需求要件後，再排列其重要性和優先順序，最後再討論國家是否有充分滿足各種需求要件，包含值得肯定與待加強的現況。這個活動若團體帶領者可營造並且親身示範一個真誠聆聽與尊重開放的場域，加以掌握不同年齡層和文化背景的理解詞彙與融入情境，是一個非常好讓孩子打開話夾子的活動。

（討論範例）權益每一天

	活動	需要的條件 / 應有的權益
早上	刷牙、吃早餐 穿衣服、上學	乾淨的飲水、健康的食物 乾淨的衣服、安全的環境
中午	跟朋友玩、上課 吃午餐、校外教學	很多朋友、可以玩的空間和時間 好吃又免費的營養午餐 不會無聊的課、好玩的場所
晚上	看電視吃晚餐 洗澡換乾淨的衣服 跟家人或朋友聊天、上床睡覺	正常的新聞、關心我的家人 冬天要有熱水、夏天要有冷氣 安全又安靜的家

在我們實際執行教案的過程中，不只是團體帶領者能夠充分了解孩子在不同安置機構需要遵守的規範和享有的彈性，也可以從孩子的故事分享增加對其生活脈絡和情境更豐富的理解。討論焦點無論是對比安置前後的生活狀態與需求條件，或是探討安置當下的需求滿足，孩子們分享的深度和廣度相當令人驚艷和大開眼界，我們曾經歷的精彩對話包括：

一、教育意義的探究

文憑主義和成績至上的校園如何產生令人無法招架的歧視、競爭和沮喪。例如：為什麼教官可以放水成績好的人化妝上學，功課差的學生改個褲子就要被記過？為什麼不管怎麼努力，普通班的人永遠不可能在端盤比賽中贏過升學班？冠軍似乎早就內定好了？！

二、創傷經驗的形塑

社會對於虞犯少年和受虐兒童的刻板印象與偏見如何惡化其習得無助感和自我

放逐。例如：機構的小孩不是「弱勢」，我們也會很多才藝；我們不是壞，我們只是想要吸引注意力；我們不想要被可憐，也不想要特權，就是跟大家一樣就好。

三、世代差異的衝撞

社群媒體和智慧型手機對於年輕世代在通訊交流和情感互動的重大影響如何迥異於過往。例如：手機真是我們的命，因為不能上臉書、不能用 Line 在班上根本就會被當作隱形人。

四、多元文化的思辨

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課本學習和生活經驗如何建立自我認同與面對新興或異文化。例如：我長得很黑，很多人以為我是原住民，但其實我不知道爸爸媽媽是誰，他們好像都是印尼人，來台灣工作然後就生下我。我不想讓別人知道這些，我想當台灣人。

五、刺激物質的界線

如何從正向的精神衛生觀點預防和介入成癮行為如抽煙和藥物濫用。例如：人生苦到只有用酒精把自己灌醉才不會覺得那麼痛、不要再只是嚇我拉 K 一時、尿布一世，走過真正的地獄，那種毒癮來了要用鐵鍊綁起來才不會發瘋的樣子，你知道什麼是生不如死嗎？為什麼 18 歲才可以抽煙？難道在 18 歲生日的 24 個小時之內，我的身體就會瞬間成熟為可以接受煙的毒害嗎？有的時候很煩很煩的時候，我真的只想抽一口，抽一口爽一下都好。

六、性別氣質的展現

傳統性別角色的期待與機構對男孩女孩不同的管教方式如何影響孩子的身體意象和自我觀感。例如：我們也希望可以像男生一樣假日可以自由地和朋友出去玩、他們（機構工作人員）說裙子不可以短於膝蓋、夏天不可以穿短褲，不然這樣出去很醜也很危險。

帶領工作坊的過程中，我們除了參考國內社家署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以及許多國際重要兒童權利倡議團體出版的兒童權利公約教育活動指引，自 2001 年開始，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不定期發表公約特定議題的一般性意見書（General Comments）也是我們重要的資訊來源。截至 2017 年共有 21 號文件，主題包含了教育的目的、國家應成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專責推動落實兒童權利、兒少的休閒權、替代性照顧、青春期的少年需求、國家如何規劃兒童權利公約的相關預算、司法程序對於觸法少年的人權保障等。這些釋義文件更細緻地呈現相關條文的的操作方向和評估要點，也讓團體帶領者能夠依循公約的脈絡回應各種議題在兒童權利公約的具體實踐，並且擴大兒少討論和思辨的範疇。

參、反霸凌與反歧視的多元文化工作坊

在執行第一階段兒少培力工作坊時，孩子分享霸凌和歧視經驗之際，在男孩團體中，我們也接二連三日睹各種攻擊彼此

的行為，最常見的無非就是以「娘砲」或「Gay」等關乎性別氣質與性傾向的話語來貶抑或嘲笑同儕，或者是陷入「不要歧視住在扶的，我們不可憐，我們又不是智障」這種看似為自己平反實則攻擊另一個族群的邏輯矛盾與弱弱相殘的惡性循環裡。相較於女孩團體在討論互動中對於各種差異性所展現的包容和接納，男孩團體更容易出現單一價值和沈默噤聲的現象。

男孩團體顯而易見的霸凌和崇拜力量與控制的偏執也讓我們思考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特別是當多數男孩都來自於暴力迫害的背景，如何不要讓今日的受害者成為明日的加害者，同時協助被攻擊的人能夠感受到支持與接納，有機會透過正向的肯定恢復自我價值感和存在感，我們又策劃了以男孩團體為主共計 4 週 20 個小時的多元文化工作坊。這樣的啟蒙教育工作坊其實呼應了近幾十年來從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到區域性反暴力組織大力提倡的「讓男人/男孩成為反暴力的一員」（Carlson, Casey, Edleson, Tolman, Neugut & Kimball, 2015）。

為何跟男孩工作如此重要？在當代反暴力的教育訓練中，主要理論依據包含了支持女性主義（pro-feminist）和反思社會規範（addressing social norms）（Carlston et al, 2015）。前者強調，當多數暴力事件的相對人皆為男性，那麼男性就必須是終止暴力的要角。後者著重，許多社會規範對於男性氣質（masculinity）和性別角色的定義，造就了暴力事件的加害人有恃無恐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要突破從性別開始的暴力迷思，勢必得重新檢討社會價值的

公平性。例如：性暴力的發生與被害人的穿著、長相無關，但被害人的打扮和舉止卻經常成為加害人發動攻擊的藉口，甚至是審判的要件。一旦強調單一性別特質和責備受害人的氛圍持續存在，暴力就沒有終止的可能。

再者，美國人權倡議團體（Human Rights Campaign）調查 1 萬名自述為 LGBT 的 13-17 歲少年統計發現，相較於異性戀同儕，LGBT 少年被霸凌（包含肢體攻擊）的頻率顯著多了兩倍；相較於一般青少年的煩惱集中在同儕關係、考試和成績，LGBT 少年的擔憂則集中在不被家人接受、校園霸凌和被出櫃。儘管許多 LGBT 少年認為社會風氣趨向更友善同志族群，但 2015 年全美少年高風險行為調查（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 YRBS）顯示，將近 1/3（29%）的同志青少年在受訪前一年曾經嘗試自殺，比例高於異性戀青少年近 5 倍（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5）。

台灣在 2012 年由友善台灣聯盟（性別人權協會、同志諮詢熱線、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所發起的類似調查「台灣同志壓力處境問卷調查」也有相同的發現。在 2785 份回收問卷中，高達 58% 的受訪者曾經遭受他人傷害，超過九成為語言暴力，其次則是人際排擠（54%），直接的肢體暴力則有超過一成（14%），暴力的發生時期集中在青春期中（國中 -59%；高中 -43%）。另外也有將近三成（29%）的受訪者曾因性取向而有輕生念頭，其中有 18% 自殺未遂，自我傷害的高峰期同樣也集中在國中（59%）和高中（53%）。。。

為了讓兒童權利公約的意涵不只是知識性的記誦，更是日常生活的實際展現，同時，也希望遭受暴力創傷的孩子，透過「發聲」和「敘事」與過去被傷害的自己和解，重新定義自我價值並整合認同，進

而了解歧視、偏見和暴力之間的關連性，發展更柔軟彈性面對社會變化的知能。參考若干以男孩為主（Guys Group）的多元文化和反暴力教育方案後，我們設計了以下列目標為基礎的工作坊。

週次	團體目標
第一週	單車看世界—從差異性看到多元發展的重要性與美好
第二週	我們的故事—捍衛個體差異性，並從中看到共同需求
第三週	運動的奧義—覺察無處不在的偏見、歧視、刻板印象
第四週	翻轉吧！腦袋—結構因素如何形塑我們的價值和認同

面對不擅言詞的男孩們，要讓其打開心房講自己的故事並不容易。因此，我們利用孩子喜愛的機構活動—單車環島訓練，透過輕鬆的陪騎讓孩子在自然情境下建立關係與表達感受。搭配運動話題和一起騎單車的團體工作坊實則立基於兒童權利公約所強調的，正視孩子在青春期的生心理轉變，特別是神經科學研究（Edmond, 2008）已證實，青少年對於刺激冒險的感官追求還有衝動選擇源自於大腦前額葉皮質的變化。因此，與其污名化青少年的瞻前不顧後和心猿意馬，不如正常化這就是發展的一部分，並且善用這種「好奇嘗試」的特質來發展潛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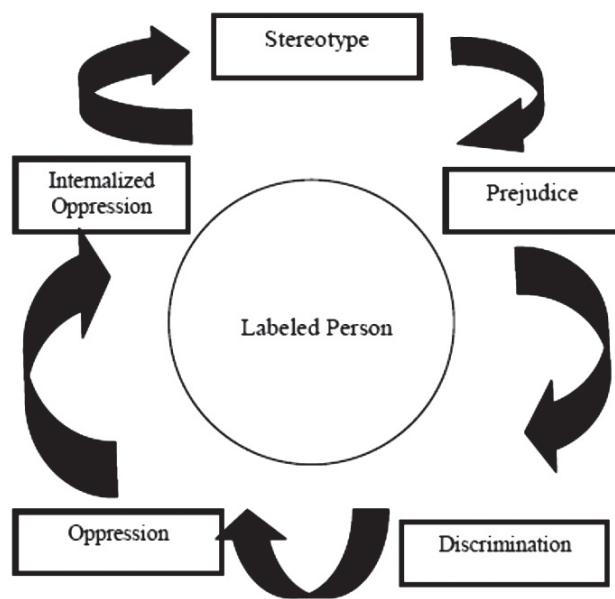
工作坊進行期間也正逢台北舉辦世大運，同樣從少年有興趣的運動話題著手，除了各種象徵與習慣，例如運動場和觀眾席中的勾肩搭背、擁抱、親吻所傳達的意義，我們也利用個別運動員的故事，包括長相清秀的日本奧運男子滑冰金牌選手羽生結弦、公開出櫃的英國奧運跳水銅牌

選手 Tom Daley、曾為兒保安置個案的美國奧運體操金牌 Simone Biles、長春藤資訊博士但目前浪跡天涯以攀岩為職志的台灣女孩易思婷來挑戰孩子的既有認知。我們循序漸進播放不同故事，從看似比較容易被接受的情節，到完全不可貌相徹底顛覆傳統，一個又一個的目瞪口呆帶來一次又一次深入的討論，我們和孩子一起探究「為什麼 Gay 比娘炮更糟糕」、「為什麼兩個男生抱在一起很噁心」、「什麼是可以被接受的加油行為」、「拍拍是鼓勵還是騷擾」、「可以又娘又堅強、又 man 又溫柔嗎」、「為什麼阿富汗女生騎腳踏車可能會被抓去關」等看似天馬行空實則互相交織的議題。

有了具體的參考典範，孩子們對於內在心理狀態的分享果真更上一層樓，每個人都認真發揮創意回顧過去期待未來，即使分享當下仍然可以從僵硬和發抖的肢體感受到部分成員的緊張，畢竟有些生命的痛楚多年過後仍未痊癒，但我們也試圖連

結每個相似又不同的生命經驗，希望讓孩子更實際感受到一個進步社會所體現的多元文化，其重要性就在於肯定每個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不因國籍、種族、性別、性取向、身心能力、階級等區隔而有所差異。我們也在徵得當事人同意下錄影，並簡單後製予以團體成員紀念。據機構社工表示，團體成員三不五時仍會將影片拿出來回味，我們欣見，成員能夠藉由「用自己的話說故事」感受到「發聲」和「聆聽」的力量。

無庸置疑機構安置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都有被歧視和霸凌的經驗，但如何以適切的方式回應絕不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可以一言以蔽之。除了透過持續會談和深度諮商探究霸凌和歧視對個人的影響，我們更期待從結構觀點引導孩子思考為何制度性的歧視和不公平會存在，理解壓迫與霸凌之間的惡性循環（如圖，Schmidt, 2005），我們是只能被動地隨波逐流，抑或可以主動的化解成見？



(The Cycle of Oppression, Scheri Schmidt, 1994)

回溯孩子的思考脈絡，也讓我們更深刻體會過往不快甚至是創傷的經驗如何讓我們的認知以偏概全或杯弓蛇影，但也藉由新的刺激，我們在團體之中重新爬梳記憶和邏輯。觀察孩子在每一個工作坊期間和結束之後的日常用語，我們也發現與其用權威手段禁止特定詞彙的使用，我們更

需要花時間與孩子澄清名詞背後的社會觀點和當事人感受，在開放多元的社會，無知不是歧視的藉口，當每個人都能夠發自內心而非政治正確的尊重他人，因為仇恨和誤解所產生的暴力與犯罪才能降低。

當孩子們可以講述自我的生命故事時，我們進一步運用壁報討論引導孩子思

考自我的認知脈絡是如何在主觀經驗和環境影響下形成。機構團體生活的競爭和心結在討論過程裡也自然浮現，例如，在「貧窮和富有」的主題討論時，孩子第一時間的發想就是機構內的同儕，部分孩子毫不掩飾地相對剝奪感也讓我們有機會深入聚焦，當彼此因為成績和行為表現不同，得到的零用錢和獎學金就不一樣，我們如何接受和詮釋這樣的差異？機構的管理和規範是否也在無形之中形塑了特定價值觀？

在「秀氣男與肌肉女」、「皮膚很白和皮膚很黑」的差異性討論中，我們也協助不同年齡的孩子瞭解，許多時候看似玩笑打鬧的話語，對於擁有權勢（privilege）或處在社會分類的大眾來說沒什麼，但對於弱勢族群或相對少數的人就是一種微侵略（micro-aggression），不知不覺形成偏見，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我們也就產生了對他人的歧視（Sue, 2010）。一個又一個的開玩笑都像是星星之火，燎原之後就成了霸凌或是其他暴力事件。

在為期四週高密度的多元文化工作坊裡，衡量機構社工與團體成員之間的真誠信任，我們全程開放機構社工的參與。在準備與進行的過程中，我們也與機構夥伴有許多對話。我們期待也相信，當台灣社會一再發生安置或矯正機構的暴力事件，責難工作人員或加害人並非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我們更需要仔細檢視暴力發生的本質，特別是在封閉的環境裡，為何我們沒有看見或容忍暴力的發生？機構該如何與孩子共同建立預警機制？機構的管理與管教模式可以開放或限制到什麼樣的境界？在孩子面前，我們如何解讀暴力和表

現權力？

與孩子對話就像是鏡子的反射，體現著我們的價值觀如何應對新文化與異文化，當成人與孩子之間早已存在權力不對等，從兒童權利出發，運用多元文化與創傷知情的工作手法第一步驟便是覺察這樣的權力不對等，至少在討論的時候可以開放權力的流動，在說與聽之間，與孩子一起省思價值背後的形成脈絡，法律或許有清楚的對錯界線，但社會觀念的改變也可能造成昨是今非，我們如何看待界線的移轉和灰色地帶的存在？無須把自己置放在一個道德的置高點才能擁有話語權，肯認孩子童言童語或伶牙俐齒之間展露的不盡然是謬論或歪理，許多時候更是成人世界裡偏見和歧視的照妖鏡。我們是否在無意識之中把自己的價值觀投射到孩子身上？我們是否願意同理孩子在創傷脈絡之下所發展的生存之道？在「矯正」之前，是否可以先溫柔地關照那個無所適從的生命？

肆、參與和國際審查委員對話的「兒少會議」

2017年11月20日，我們與12名曾經或目前安置於本會所屬安置機構的少年共同參加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雖然事前透過多次報告演練和沙盤推演各種會議可能遇到的情境，實際來到台北看到了大陣仗的總統維安人員、會場到處走動的外國人、講得一口流利英文的兒少代表、慷慨激昂陳述公民活動經驗的高中生，孩子們的緊張在拘謹的神情中表露無遺。然而，我們也發現，這群平常在學校

動輒不是睡覺就是發呆，很難專注在課堂上的孩子，在國際審查會議的現場卻努力撐著自己不打瞌睡，除了觀察會場形形色色人物的一舉一動，大夥兒也戴起耳機聆聽同步口譯所傳達的委員詢問和意見，仔細思考如何回應委員的提問，每個人都認真地用自己的方式了解周遭的大人和小孩關心些什麼。

受限於兒少會議僅有短暫的 90 分鐘，但有超過 50 名兒少代表出席，每個代表都有自己關心的議題，許多代表也非常積極地參與回答，使得在問題理解和思考速度上慢半拍的機構安置少年備感挫折，但我們也在事後的討論裏，與孩子共同回顧這一段特別的經驗，並從中歸納未來可以改進的方向。因此，我們也於兒少會議結束後，寫信回饋積極推動兒少參與的英國委員 Laura Lundy，我們向委員提出了營造更友善兒童表達意見的環境一如安排與個別兒少團體的對話時間，以利身心障礙兒童有充分的發言機會、肯定委員使用簡單的問句和非語言的表達方式（如舉手）循序漸進引導孩子思考和闡述立場、拉近委員和兒少之間的空間距離（如以團體圍圈的方式進行）。我們代表家扶兒少向委員提出的建議也獲得了 Laura Lundy 教授熱切的回應，委員除了同意上述所有的建議之外，也勉勵我們持續關注邊緣與身心障礙兒少參與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公民活動。

伍、結論

回顧這一年的兒少報告和兒少會議準備，從一開始只是想要邀請孩子跟兒童權

利公約國際審查委員對話，一路下來孩子帶給我們的啟發卻是意料之外的豐富與感動。有孩子說，自從知道兒童權利公約後，她經常跟同學分享，特別是當大家想跟大人說一些話卻又怯懦的時候。有孩子更明確知道自己和國際審查委員對話的目的，不是告狀說政府、老師、機構或學校的壞話，是想要幫助跟她一樣的人，把心聲表達出來，因為沒有講出來，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有孩子在班上現身說法自己安置的經驗，希望打破大家對「壞小孩」的偏見。有孩子就算連「傍晚」是什麼意思都不是很清楚，但他希望用太鼓讓別人認識他喜歡的國家和文化。有孩子說，就算在兒少會議裡，因為時間限制和緊張講不出話來，聽聽跟自己同年紀的人說些什麼也很重要。

誠如負責兒少報告簡報製作的少年表示，「我想到一個故事來形容我參加 CRC 的感覺。就像是用 100 元買東西，100 元可以買不同的東西，而我是買到一道光，因為這道光，房間都被照亮了」。因為兒童權利公約，我們跟一群孩子和直接服務的夥伴結緣，各式各樣的對話衝撞著彼此的想法，面對疑惑，許多時候我們無法找到一個分明的回答，對錯之間有太多的例外，但也因為這樣的腦力激盪，讓我們從微觀到鉅視探索自我的價值觀，反覆思辯正是人類進步的動力。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從 1989 年通過至今將近 30 年，許多新興議題例如網路霸凌和性別認同雖然從未出現在當初倡議的思考脈絡，然而，從保障基本人權出發，反對暴力與歧視、包容差異性和發揚多元性的根本價值和精神卻

是歷久而彌新，正是我們依循的圭臬。不同世代的孩子面臨的挑戰各有不一，不管是直接實務工作或間接政策倡議，對議題保持敏感度並且隨時吸收新知確保與時俱進，我們才有可能持續貫徹兒童權利公約的許諾。

（本文作者：黃慈忻為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社工處研發組專員；何素秋為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執行長）

關鍵詞：兒童權利公約、參與權、機構安置、青少年服務

參考文獻

- 友善台灣聯盟（2012）。「台灣同志壓力處境問卷」調查。調查報告於 2017 年 5 月 20 日下載於 <https://hotline.org.tw/news/190>。
- Carlson, J., Casey, E., Edleson, J. L., Tolman, R. M., Neugut, T. B., & Kimball, E. (2015). Strategies to Engage Men and Boys in Violence Prevention: A Global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1(11), 1406–1425.
<http://doi.org/10.1177/1077801215594888>
-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5).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 Retrieved Sep 23, 2017, from <https://www.cdc.gov/lgbthealth/youth.htm>
- Children's Bureau (2016). National Youth in Transition Database. Data Brief #5. Retrieved Feb 2nd, 2017 from <https://www.acf.hhs.gov/cb/resource/data-briefs>
- Costa, M. & Giraldi, M. (2014). Opening Doors for Europe's Children—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Quality Alternative Care for Children in Europe. Retrieved April 04, 2017, from http://www.eurochild.org/fileadmin/public/05_Library/Thematic_priorities/06_Children_in_Alternative_Care/Eurochild/DI_Lessons_Learned_web_use.pdf
- Edmonds, M. (2008) "Are teenage brains really different from adult brains?" HowStuffWorks.com. Retrieved Jul 27, 2017, from <https://science.howstuffworks.com/life/inside-the-mind/human-brain/teenage-brain.htm>
- Human Rights Campaign. Growing Up LGBT in America: View and Share Statistics. Retrieved Sep 22, 2017, from <https://www.hrc.org/youth-report/view-and-share-statistics>
- Ombudsman for Children's Office Ireland (2016). Raising Awareness of Children's Rights among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Retrieved Jan 2, 2017, from https://www.oco.ie/wp-content/uploads/2016/09/TuneIn_Youthreach.pdf
- Schmidt, S. (2005). More Than Men in White Sheets: Seven Concepts Critical to the Teaching of Racism as Systemic Inequality. *Equity &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38. 110-122. Doi: 10.1080/10665680590935070.

-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17). Trauma-Informed Approach and Trauma-Specific Interventions. Retrieved on July 12, 2017, from <https://www.samhsa.gov/nctic/trauma-interventions>
- Sue, D.W. (2010).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Race, Gende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NJ: John Wiley & Sons.
- United Nations (2010).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Guidelines for the Alternative Care of Children. Retrieved Jan 17th, 2017 from https://www.unicef.org/protection/alternative_care_Guidelines-English.pdf
- United Nations (2014).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Working method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reporting proces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Retrieved Oct 25th, 2016 from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RC/Pages/WorkingMethods.aspx>.